

瀘沽湖摩梭人的神話及其生活意識

金繩初美*

摘 要

近十年來筆者一直進行對生活在瀘沽湖的摩梭民族的獨特的婚姻與家庭結構及其變遷的研究，期間曾多次在雲南瀘沽湖進行田野調查。

本稿作為筆者摩梭民族研究的一環，主要聚焦於摩梭人的女神神話、獻給母親的歌和關於成人式、祭祖、葬禮、祭山等儀式的傳說來分析一些生活意識和家庭意識。

通過一些分析，指出摩梭人的民族傳統文化非常敬重祖先崇拜、強調民族與家庭和諧、重視與自然共存等比較明顯的特徵。這些文化特徵正是維繫摩梭民族精神傳承的重要因素。但是近十多年來受觀光旅遊開發帶來的外來文化的影響，他們的傳統文化特徵也逐漸減少了。但一方面這幾年卻有了提倡文化保存的現象。

通過神話傳說的文獻資料及筆者實地調查所獲得的資料和採訪事例，試圖對摩梭民族的神話傳說及蘊藏在其背後的一些生活意識和家庭意識及其變遷作一個考察，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思考。

* 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學副教授

2 新世紀神話研究之反思

關鍵詞：摩梭人、母系家庭、女神、成人式、祭祖、葬禮、祭山、文化保存

Mythology and Consciousness of Life of the Moso Tribe Who Live Around the Lake of Lugu in China

Kanenawa^{*}

Abstract

The Moso tribe, which resides around the Lake Lugu in northeastern part of Yunnan province, China, is famous for its still-existing maternal family society. The author intermittently conducted field research in the Moso residential area from 1997 to 2009. Although the initial focus of the research was the structure of their maternal family system, as the research progressed the focus was shifted to how the maternal family functions as a part of their social structure. Through this research, it was found that the Moso tribe experienced some changes in the society due to tourism and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culture. Even though they have adapted themselves to the different culture and understood the importance to coexist with the neighboring tribes, they still maintain their maternal family system and society that values coexisting with natu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ales of the goddess, songs that are dedicated to their mothers ritual chanting which is used during coming-of-age day celebrations, ancestor worship and holy mountain worship.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their mythology and folk tales to illustrat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Moso tribe toward their life and family, which was found to be a reflection of their mythology and folk tales.

The first chapter discusses the tales of the goddess and songs that are dedicated to their mothers. By analyzing the tales and the songs, it was found that the deity of the goddess vindicates the rules and tradition of commuting the marital relationship

^{*} Associate Professor, The University of Kitakyushu

called “Zouhun”. The existence of the goddess also contributes in raising the ethnic consciousness.

The second chapter talks about their consciousness of life and the “households” of the Moso tribe while focusing on the following four points: 1) The coming-of-age ceremony and the “songs to celebrate the coming-of-age ceremony” which shows that the blessings on and expectations of a grown person, and the moral framework which is necessary to maintain the “households” are shown by natural providence. 2) Worshiping the god of fire, *Zanbala*, which is enshrined in the center of a house and worshiping ancestors are closely related. 3) “*Zhilu* chanting” which literally means tracing the route of the ancestors that is used to send the soul of the dead to the ancestors. This ritual custom contributes to strengthening family bonds. 4) People believe that worshiping the holy mountains which are mentioned in the *Zhilu* chanting brings stability to life in the environment which they live in. Their belief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nse of coexistence with the nature, which leads us to believe that their lives depend upon the “spiritual bond of the family” and “coexistence with nature”.

Researchers of the Moso tribe and knowledgeable local people established The Moso Culture Preservation Association in 2007. Some young Moso who became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 started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own culture. They tend to show great interest in their local religion, *Daba*, and its rites.

In conclus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mythology and the field research it was found that: 1) The tales of the goddess reflect the rules and their ethnic consciousness in order to maintain a maternal family system. 2) Strong belief in worshiping their ancestors shows that they greatly value the succession of the family. 3) Nature worship is the reflection of the solidarity of the family and coexistence with nature. Such consciousness is handed down from the root of the Moso society and it greatly influences their life style.

Key words: Moso tribe, matrilineal family, goddess, coming-of-age ceremony, ancestor worship, funeral, mountain worship, cultural preservation

瀘沽湖摩梭人的神話及其生活意識

金繩初美
陳琳 譯

一、序言——本論文的意圖與目的

居住在中國雲南西北部瀘沽湖湖畔的摩梭人，以至今還保持著母系家庭而聞名中外。摩梭研究很早就引起的國內外學者的關注，時至今日已有近百年的歷史了，最早可以追溯到始於 1910 年美法學者對其一系列的地理風土研究，此後值得一提的是 1935 年至 1943 年李霖燦在摩梭居住區的語言研究。1962 年至 1963 年宋兆麟教授和嚴汝嫻教授在瀘沽湖地區進行田野調查，做了摩梭母系制全面性的研究，其中提到了摩梭人女神神話和祭山神等宗教思想。現代的摩梭研究重心已主要集中在母系制度的探討分析，其中又以母系社會相關的女神神話研究取得了比較突出的成果¹。民間文學及口傳傳說等的研究以拉木·嘎吐薩《雲南摩梭人民間文學集成》及《摩梭達巴文化》為代表，這兩本專著也可以稱得上是本論文的筆路藍縷之作²。這些研究不僅進行了收集了龐大的摩梭神話及民間文學做了很詳細的內容分析，而且對保護傳統文化也起了相當的作用。

¹ 宋兆麟·嚴汝嫻：《永寧納西族母系制》（雲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

² 陳烈主編：《雲南摩梭人民間文學集成》（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98 年）。拉木·嘎吐薩主編：《摩梭達巴文化》（雲南民族出版社，1998 年）。

但是我覺得這些研究比較缺乏對摩梭神話給現代生活起了什麼作用的探討。在楊利慧教授的《神話與神話學》提出的神話特點裡面，我注意到神話的功能主要是解釋和證明³。我把神話看作是人們的日常生活、生活秩序、價值觀念及協調社會的重要規範，所以我試圖從神話來考察現代摩梭人的生活意識。

筆者在1997年至2009年曾多次到摩梭居住地對其社會構造的變遷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考察。最先的課題是研究摩梭母系家庭構造，但在一系列的調查研究之中，逐漸感到對其母系制的研究還是有必要從社會構造的大觀點來把握。近年逐漸將研究的視點放到了摩梭家庭生活之上，著重關注這些以「家」為單位的現代摩梭人是如何面對因旅遊觀光而帶來的外來文化影響這一問題，對摩梭社會變遷進行了一系列持續考察。

通過調查研究，筆者發現隨著電視等娛樂活動的普及、年輕人離開故鄉出外打工的增加等社會因素的變化，對本民族宗教思想和神話故事感興趣的年輕人日趨減少。2007年，對此現象感到憂慮的一些學者聯合地方志願者一起組建了「摩梭文化保存會」，積極吸收當地年輕人入會，希望通過保存會的活動提高年輕人的民族傳統文化自豪感，同時也帶動他們對民間宗教之達巴教及其宗教儀式的關心。

摩梭人信仰的達巴教是一種認為萬物均有靈魂，即萬物信仰的民間宗教。這種信仰又特別重視自然與祖先崇拜，主要通過對自然與祖先祭祀來祈求家庭成員的健康及繁榮。摩梭人不僅在成人式、新家落成儀式、葬儀等特殊儀式舉行達巴教祭祀活動，諸如家庭成員或親戚生病等日常生活之中也經常請達巴唸經去災，可以說，其信仰已經浸透到了摩梭人傳統生活的根底。達巴經全部約有117余部口誦經，但現在的達巴中能全部念誦和解釋的找不到，比較常用的有60餘部⁴。但是，由於摩梭人沒有文字，達巴教的教義及其宗教儀式的傳承

³ 參見楊利慧：《神話與神話學》（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9-11。

⁴ 引用拉木·嘎吐薩主編：《摩梭達巴文化》（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606。

只能依靠言傳身教。與本族神話和禁忌等故事傳承一樣，經常是通過一家聚集在母屋閒談時，或者是放牧時，由祖母祖父口傳給晚輩。這種「家」之間的會話一方面很有效地起到了延續本民族宗教信仰以及神話傳承的作用，同時也使摩梭人的家庭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鞏固。

由知，民族神話與宗教思想的世代傳承，乃是維繫整個摩梭民族團結的一條重要紐帶。然而在現代文化的衝擊之下，這條紐帶無疑也會有所變化。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搞清楚其實際的變化內容、推測其變化趨勢？本文作為今後全面展開這一課題的導入，首先著重於對相關的摩梭神話、傳統民歌以及達巴經文與其相關民族文化思想等基本資料的整理，同時也對今日摩梭人生活意識的變化做一些必要的探討。

二、摩梭人之概況及其反映母系社會的神話傳說

摩梭總人口大約 5 萬人，分布在雲南省西北部，主要居住在寧蒗地區，使用語言（納西語西部方言）屬西藏緬甸語系，沒有書寫文字。先祖據考為古代氐羌族，因戰亂從中國北方經由四川南下到達現在居住地。其中有一部分渡過金沙江轉移到麗江地區（納西族）；一部份轉移到中甸地區（現在一部分被劃為納西族、一部屬於藏族）。摩梭人以在河谷、盆地開墾田地種植水稻和玉米為主要農業生產方式，居住在山岳地區的一部分摩梭人也種植土豆、白雲豆（大豆的一種），飼養山羊、豬等各種家畜。近年由於媒體的宣傳，摩梭人居住地之一的瀘沽湖地區的旅遊觀光產業有了比較大的發展，成為中國旅遊地區的一個熱點，其生活方式也有較大的變化。

在介紹了摩梭族的概況之後，讓我們來看看幾首以反映母系社會文化的女神神話和歌頌母親的傳統民歌。

（一）黑底格姆女神神話

摩梭人居住地傳承著許多有關其母系社會形成的神話傳說，其中又以黑底

格姆女神系列神話最具有代表性。在摩梭語中，黑底指「永寧盆地」，格指「山」，姆是女人之意，黑底格姆指永寧盆地的女山，黑底格姆女神就是指被奉祀於瀘沽湖畔、俗稱「獅子山」或「格姆山」的女神。這一系列的神話至今乃在摩梭地區廣為流傳，深受摩梭人信仰。

正如本民族出身的學者拉木·嘎吐薩所指出的一樣，女神神話中所描述的婚姻形態其實就是摩梭人實際婚姻形態的反映，神話信仰是摩梭人「走婚」制度⁵得以維繫的一個重要因素⁶。筆者對此也持相同意見，而且還認為正是由於女神的權威化，才使摩梭民族之「家」的根底意識得到了鞏固與傳承。在此可列舉其系列神話中的最有名的傳說為證。

1. 在很早以前，者波村裡有一個美麗迷人的姑娘。她生下七天就會說話。說起來就像鳥兒唱歌一樣動聽。她生下來三個月後，就開始聰明得賽過天上的神仙，地上的什麼事都明白。她長到三歲時，美得就像迎春花，美名已經傳遍了九山十八寨，所有的人都跑來看她。長到十八歲的時候，天下所有的小伙子都來求婚，求婚的歌像水一樣流，送的禮物堆成了山，但是，姑娘始終沒有開口，急得小伙子們一夜又一夜地守在她家屋後。她的名字叫格姆。可是，有一天，當她來到地裡幫母親幹活，天上的男神看中了她，變作了一股龍捲風，突然刮下來，把她捲到了天上，她在半空中呼叫，男神緊緊地抓住她不放。整個永寧壩的人們都看到她，也聽到了她的聲音，所有的人在地上大喊起來，聲音就像打雷一樣響。男神聽到那麼多人的呼叫聲，一下子慌了手，失手把姑娘放了，格姆姑娘就落下來，落到獅子山頭，再也下不來了。她就騎著一頭白馬，左手握著一棵珍珠樹，右手拿著一只短笛，永遠在山頭上巡遊，保護著永寧地方的人畜平安。每當暴雨或

⁵ 「走婚」是一種男方通過走訪女方來維持兩者關係的婚姻形式，為摩梭人最主要的傳統婚姻形式。走婚雙方互稱「阿注」或「阿夏」。

⁶ 陳烈主編：《雲南摩梭人民間文學集成》（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98年），頁376。

狂風要來時，她就變成一朵潔白的雲彩，飄到山頂上，向人們報訊，人們永遠感激她，每到七月二十五日過朝山節，載歌載舞地朝拜她。女神也有自己的阿夏，她的長期阿夏是瓦如扑拉男神，短期阿夏則是則技男神、高沙男神。有一次，他的長期阿夏瓦如扑拉出門到遠處去，她就跟則技男神約會。到了夜半時分，瓦如扑拉男神風塵僕僕地過來，恰好看見了他們如醉如痴地約會，他一氣之下拔出腰間的長刀，砍掉了則技男神的生殖器，自己就跟格姆女神一起過起阿夏生活。所以，直到現在，則技還是缺著一個角。

還有一次，高沙男神趁瓦如扑拉男神不在，悄悄地走訪格姆女神，但他們鬧了彗扭，高沙男神準備離開格姆女神，要遠方去找蒼山姑娘，格姆女神又捨不得讓他離開自己，她就扯著高沙地衣襟挽留，就這樣，一個往回拉，一個往後拉，拉來牽去，已經到了黎明時分，公雞已經大鳴了，他們只好爬在了地上，直到現在，高沙男神地衣襟還扯在格姆女神地手中，他們緊緊地連在一起了。

《雲南摩梭人民間文學集成》頁 375-376

2. 格姆女神和後龍山神是更是情篤意濃，常常背著瓦如扑拉男神頻頻幽會。有一夜，能歌善舞的格姆女神和後龍，相會後一直縱情歡樂，忘卻了一切。當他們情意綿綿之時，突然聽到了遠方的鳴鳴聲，後龍慌忙跳上了馬背，揚鞭催馬欲去。不料馬失前蹄，只見山下踩出一個深深的蹄印。格姆不願就此中斷了這綿綿的情意，一邊呼喊後龍，一邊奔跑。追到馬蹄印邊時，天已啓明。女神站在馬蹄印邊，十分傷心地哭了七天七夜，傾盆如瀉的淚水填滿了馬蹄印，變成了「謝納米」，即瀘沽湖，一部分淚水溢出了出去，即成了草海。後龍聽到哭喊聲，深情地回頭一望，萬分留戀地將自己身上的珍珠串拋了過去，送給心上人作留念，沒有想到串線斷離，有幾顆珍珠落到淚水裡，於是變成湖中的幾個小島。

《最後的母系部落》2

日本學者遠藤耕太郎《モノ人母系社會の歌世界調査記録》指出這個神話反映了摩梭人男女所具有的獨自的戀愛觀，這種在日常生活中很難成立的男女分立戀愛觀正是由於神話的存在，才得到了摩梭人代代的認可與實踐⁷。然而，筆者認為這個神話，其實可以更進步落實到摩梭人「走婚」的具體制度的形成。摩梭人正是通過這種神話來認識並嚴格遵守「走婚」的兩大原則：一是「走婚」必須在天亮之前結束；二是如果同時和複數的阿注保持性關係將遭到天罰。如果從更廣義的角度來解讀這個傳說的話，我們甚至還可以認為，其潛在的話語還表達了古代摩梭先祖試圖向其子孫傳達一種阿注婚姻之間的不合，會直接影響到子孫繁榮的理念。另一方面，這種通過神話對婚姻規則的明確規定，在現實生活中起到了促進了家庭間勞動平等化、避免不必要的家庭矛盾，確保了家族生產活動的順利進行。

此外，這個神話傳說中還有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就是將瀘沽湖與獅子山之地理形態與神話敘事相聯結，使神話不再抽象，從而使其變得更具有真實性和權威性。摩梭人世代相傳獅子山南部凸起部分，就是格姆女神神話中被切落的則技男神的生殖器，現在此地成爲了摩梭人求子崇拜的場所。同時，這種闡述方式還使摩梭人在聽取神話時無意識地將自己生活的地方昇華爲神聖之地，促進族人對故鄉山水的依戀，避免族人的流失。譬如，與新年並列爲摩梭兩大節日的舊曆7月25日「轉山節」，被奉爲祭祀格姆女神的節日。筆者在對出外打工的摩梭年輕人進行調查時，大部分人都表示「只要時間許可，還是想回家過轉山節」，表現出了濃郁的民族情結和鄉土熱愛觀念。

（二）獻給母親的頌歌

摩梭民歌多彩多樣，主要可以分爲勞動歌、阿注歌、育兒歌，其中又以歌唱母系家族的核心—母親的歌謠居多，下舉幾首都是摩梭族日常生活中經常傳

⁷ 參見遠藤耕太郎：《モノ人母系社會の歌世界調査記録》（大修館書店，2003年），頁61。

唱的歌謠。

1. 媽媽是扶養我的人，一定要報答她的恩情。

村裡的人對我說三道四，唯有母親最知道我的心。

讓我嫁到男人家，我怎捨得母親。

我找了第一個阿注，應該徵求媽媽的同意。

《女兒國的歌》，《民間文學壇論》頁 28

傳承地區：寧蒗縣永寧區 收集翻譯：宋兆麟

2. 忘不了母愛忘不了母親的恩情

一切煩惱的事情都可以忘記，唯獨忘不了我母親的恩情

聽到媽媽慈愛的呼喚，就像喝了一杯香醇的蘇裡瑪⁸。

小時候母親像侍候小鳥一樣扶養我，長大了的兒女卻像老鷹一樣飛走。

母親含辛茹苦養育了我，我長大了要做媽的貼心人。

世上的媽媽都一樣，一片熱心養育自己的孩子。

#

別人都理解不了我的情意，只有母親能知道我的心底。

只要阿媽微笑著在我身邊。我一天三頓喝稀飯也甘甜。

#

我心目中選定的阿珠，要讓我的阿媽滿意。

阿媽養我操碎了心腸，我也要時刻操心想著媽媽。

要不是阿媽手把手引導我。我不會找到做人的正路。

阿媽死了就永遠見不到了。阿媽健在時要細心照料她。

生下我的阿媽的屋裡。即使再貧困也顯得快樂。

雖然阿媽已經不在人間了，阿媽養育我的恩情在我心中。

養育了我的阿媽很貧窮，可我不能丟不下阿媽走遠方。

⁸ 蘇里瑪是摩梭男女老少喜愛的酒。用大麥、青稞放在大鍋裡炒一下再略蒸一下伴以酒麴，放進大壇子而製成，度數底，酒味酸甜醇香。

貧富貴賤我不想，只想如何讓阿媽過得愉快。
走到高山迎面吹來了山風，我想起阿媽得手撫摸我的時候。
辛辛苦苦養育我的是母親，我活在世上為母親一口氣。

《雲南摩梭人民間文學集成》頁 251

傳承地區：寧蒗縣永寧區拉伯鄉等

演唱者：比馬、愛馬、採爾拉姆娜波旦、姑旦咪（摩梭人）等

收集翻譯：拉木·嘎吐薩

3. 不能往火塘上吐痰，不能在舅父面前說壞話。

《女兒國的歌》，《民間文學壇論》頁 28

傳承地區：寧蒗縣永寧區

收集翻譯：宋兆麟

摩梭家庭希望永世維持「祖母—母親—女兒」的生活模式，緊密團結在作為擔負守護家庭之重任的母親身邊。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第 3 首民歌在歌頌母親的同時還顯示出了對舅父的尊敬，顯示出舅父與母親一樣是支撐傳統摩梭家族的兩大支柱。

三、摩梭人生活意識與「家」

讓我們再來看看摩梭人有關家庭儀禮及其神話傳說，分析一下摩梭人的家庭歸屬意識。我認為摩梭人的母系制、以母親和舅舅為中心的家庭結構、走婚制都是為了世世代代保持他們的「家」而實行的，在摩梭人的觀念上，家庭歸屬意識特別強烈。以下我從成人式、祭祖、葬禮、祭山等來，探討摩梭人的生活形態和家庭歸屬意識。

（一）成人式（成丁禮）

對於摩梭人來說最重要的人生儀禮就是成人式與葬禮。摩梭人認為成人式

意味著孩子終於長大成人，一家的長輩通過成人式來表達自己對孩子成長的喜悅以及對其將來的厚望。

成人式一般於春節（舊曆 1 月 1 日）早晨舉行。成人式的前一天要請喇嘛到家裡，並將糌粑做成山形或圓錐形供奉於經堂。家族成員則要替新成人修臉剃頭，整理儀表，準備新民族服裝。因為成人式前一天是除夕，全村都會放鞭炮以慶祝新年到來，這就更增添了成人節日的喜慶。

正月一日的早晨 7 點半晨曉之時，喇嘛開始在家中經堂念經。在接下來的半個鐘頭之內就要舉行一種被稱為「穿裙子禮」「穿褲子禮」的成人儀式。如果成人的是女孩，就在被稱為「女柱」的母屋入口旁邊的柱子下，男孩則在離母屋入口較遠的「男柱」下更換衣服。具體作法如下：孩子先將一隻腳放在豬膘肉上，另一隻腳放在米袋上，先在柱子下站好，男孩由祖父、叔父或者母親走婚對象，女孩由祖母、母親或姑姑等人等幫其穿好民族衣服。男性服裝大致與藏族相同；女性上身著立襟衣服，再在上面套上長裙，腰間繫上帶有刺繡的長腰帶。穿好民族衣裳的新成人先到經堂向喇嘛磕頭行謝禮，然後回到母屋向坐在圍爐邊的（母系的）祖母祖父、伯父伯母以及客人磕頭，此時祖母祖父、伯父伯母以及客人則要將準備好的銀飾項圈和指環、現金（有現金收入的人）送給今日成人的孩子以示慶祝。

隨後，家中長老將經堂裡準備好的糌粑以及各色彩布運出繞中庭一周將其搬到母屋，此時家中男人會割下一塊豬膘肉將其供奉於「詹巴拉」⁹之上。男性長老（譬如祖父）開始念一種被稱為「秋多」的祭祖經文。念完經之後招待客人用餐，客人吃完之後家人再用餐。經堂裡有喇嘛在念經，母屋裡也有達巴念經，為新成人祈福。喇嘛必須在整個儀式過程中不間斷地頌唱經文。達巴則因為全村只有一名，所以按順序輪流到舉行成人式的家庭念經，念完之後則立即到下一家去¹⁰。儀式完成之後，新成人要穿著新衣裳出門拜訪村裡的親戚，

⁹ 詹巴拉：灶神。

¹⁰ 現在由於繼承人的減少，達巴的人數顯著不足，因此懇請達巴念經的家庭也在減少。

高高興興地向村人展示自己已經成人的風姿。

在儀式之中，家中長輩需要歌唱如下之民歌：

唱： 先唱三句「瑪達達」¹¹，是我們摩梭人的古禮。我們是曹得魯若的兒子，我們是納木阿佳的女兒，唱瑪達達是我們的規矩。

念誦： 過了一天又一天，過了一年又一年，月份在前面引路，領來了新的一年。三十個吉祥的夜晚，積累成月；十二個美好的月份，匯聚成年。

舊的一年送走了，新的一年迎來了；新的一月到來了，新的一天走來了。

唱： 積累起最好的美味佳餚，備辦好豐盛的年飯。儲存起清香甘美的桃梨，供奉在祖先前。新的月份像芬芳的花朵，新的年頭像瑰麗的花園。

夜晚最明的北斗星，從左邊升起來了；清晨最亮的啓明星，從右邊升起來了。藍天上紅彤彤的太陽神升起來了，夜空裡銀晃晃的月亮神升起來了。孫兒孫女圍坐在我的身旁，像星星圍繞著太陽和月亮。我的孫兒孫女哟，像星星一樣明亮繁盛。

我的左手端端精美的金碗，金碗裡裝著香醇的美酒；我的右手端著吉祥的銀碗，銀碗裡裝著清香的油茶。老人們坐在虎豹的皮絨上，兒孫們坐在牛羊的白毯上，祝福孫兒孫女長大成人。

我的孫兒和孫女阿，跟三千人坐在一起，容貌美過三千人；跟三百人走在一起，健步快過三百人。

圍坐在我身邊的孫兒孫女阿，像圍繞著太陽月亮的星星，你們想到的都能實現，我們所瞄準的定會射中。

念誦： 豐收的糧食吃不完，糧推高過阿東山¹²；香醇的美酒喝不盡，酒

¹¹ 「瑪達達」、「瑪達咪」是感嘆詞，沒有特別的意思。

¹² 阿東山，據說是一座四季常青的大山，可能是摩梭人生活的地方，有的說是貢嘎嶺，

罈探過阿納海¹³。

唱： 祖先給我們留下做人的規矩，先輩給我們留下養育的恩情；讚頌祖先德高望重，感謝長輩義重恩深。

雄鷹飛翔在高空，那是爲了尋找美好的地方；馬鹿奔跑在高山，那是爲了尋找靈芝仙草；長輩教你們做人的美德，那是希望你們聰明能幹。

有了深深的河谷，高山才顯得壯麗；有了長流的溪水，山谷才富有生機；有了良好的族規，子孫才知情識理；有了長輩的養育，後代才聰慧伶俐。

高山連著矮山，矮山連著樹林；高山矮山手牽著手，錯落連綿無窮無盡。

山谷連著小溪，溪流到金沙江裡；金沙江的尾巴甩進東海，東海浩蕩寬闊無邊。

阿普後面接著阿烏¹⁴，阿烏後面接著姪男姪女；就像手拉著手跳鍋莊舞，祖祖輩輩一脈相承。離開了摩天的雪山，青山再高也無所依；離開了明亮的眼睛，鼻樑再高也不稀奇；離開了長輩的扶養，後代再也很¹⁵難成器。

母鳥無論飛到哪裡，雛雀跟著飛鳴；母畜無論走到哪裡，都會領著幼小的畜群；長輩無論走到哪裡，都圍著後輩子孫。

成長起來吧！英俊的摩梭小伙；成長起來吧！漂亮的摩梭姑娘。高高的雪山上，成群的牛羊放滿山；犛牛尾巴像飄動的彩雲，把雄偉的雪山裝點打扮。

藍藍的天空上，飛翔著成排的大雁：那長長的大雁腳杆，把短短

不確。

¹³ 阿納海，據有的達巴說的是東海，但無法確證。

¹⁴ 阿普指爸爸，阿烏指舅舅。

¹⁵ 很，方言，厲害的意思。

的尾巴向後伸延。

滔滔的金沙江岸，摩梭村寨佈滿河谷高山；子子孫孫繁榮昌盛，後代接著先輩住下傳。如果是舅舅，就要教好自己的外侄；如果是母親，就要教好自己的女兒。

美麗的日子積累成月，漂亮的月份積累成年；幸福的一年過去了，新的美的一年來臨了，新的美的第一月到來了，新的美的第一天走來了。新的月份像一天像迷人的花朵，新的一天像迷人的花蕊，新的一年像五彩的花園。菜飯瞞鍋吃不完，餘糧滿頓裝不完。

小的長大了，壞的變好了。摩梭的小伙子喲，像銀閃閃的長刀，威武又剛強；摩梭的小姑娘喲，像亮晶晶的戒指，珍貴又漂亮。成長起來吧！英俊的摩梭小伙；成長起來吧！漂亮的摩梭姑娘。

念誦：吉祥如意的今天，賓客滿座喜氣洋洋；幸福美滿的今天，歡歌笑語滿地飛。我的孫兒孫女們，願你們像出窩的雀鳥，展翅飛翔；祝你們像火塘邊的中柱，頂起生活的重擔！

傳承地區：拉伯鄉格莊村

歌：拉布·給汝(摩梭人)

漢語翻譯：拉木·嘎吐薩(摩梭人)

文字校正：楊曾烈·拉木

附記：這首歌是摩梭人家的小孩年滿歲十三歲舉行成丁儀式上唱的。一般由老年人演唱。在大年初一舉行成丁儀式，儀式完畢之後，大家論資排輩就座，擺上豐盛的食品，就要唱這首祝福歌。

(《雲南摩梭人民間文學集成》頁 215-221)

這首歌表現了老人對子孫的真誠祝福，希望孩子們今後能健康成長、工作順利。歌中用「高山矮山手牽著手，錯落連綿無窮無盡」等自然景物來表達老人對孩子不忘祖背宗、一族血脈代代相傳的告誡。「如果是舅舅，就要教好自己的外侄；如果是母親，就要教好自己的女兒」等歌詞表示以母親和舅舅中心

的家庭結構為理想的觀念。摩梭人認為經過了成人式的新成人從此必須承擔起家庭重擔，幫助母親分擔家務，所以最後歌中還用「火塘邊的中柱」的形容，來表達老人希望新成人今後能成長為家中頂梁柱的美好祝願。

(二) 祖先崇拜與詹巴拉

從以上成人歌也可看出，摩梭人非常重視自己的先祖與家庭，他們把住宅之中心一設於母屋的圍爐稱作「摩梭人的心臟」，視之為家庭的象徵。摩梭人認為圍爐之火種不可消失，即使是在改築家屋之時，也會將整個火爐搬到別處保存，待家居改造完畢之後再將其重新移入。如果是另建新居，則需從本家火爐將火種分入新圍爐。舉行火種移入形式時要請達巴和喇嘛念經為新家祈安。

摩梭人非常敬重火神，他們將火神稱為「詹巴拉」，將其木雕或石雕供奉於圍爐正面。下文所要介紹的民歌《祭鍋莊》，就是從本家分移火種至新家時達巴所唱之歌。這首歌曲反映了摩梭人對圍爐的深厚感情，將其當作守護家庭安全的重要邱神。

《祭鍋莊》

「日梅」¹⁶已經修好了，左邊的「詹巴拉」砌好了，右邊的鍋莊豎起了，火塘底下要埋下火種，火種才能傳下來。

屬猴的女人背來了聖水，這聖水洒屋裏，屋裏不會遭火災。屬猴的男子要火舞，驅除了火的災星喝惡鬼，家裏就會平安吉祥。火塘是房子的心臟，火種是火塘的心臟，女神給了好房子，女神給了火種，一年三百六十天，火種永遠不熄滅，聖水永遠用不完。

門後安了裝財櫃，水槽裡有玉青蛙¹⁷，她會幫忙求水神；屋頂放著護屋水¹⁸，屋樑上掛了豬尿泡¹⁹，它會壓住火的威力；灑一滴酒在鍋莊上，

¹⁶ 日梅，即主屋，是摩梭人安放鍋莊的大廚房，一般不用灶台用鍋莊，即鐵三腳架。

¹⁷ 據說青蛙是幫水神守水的。

¹⁸ 新建房時屋頂要放一瓶水。

¹⁹ 摩梭人家裡在火塘上方都括著豬膀胱，據說能壓火神防火災，火災發生前，豬膀胱

祭一祭火塘保護神，放一點食物在磨巴拉上²⁰，祭祖先吃一點供食，保佑家庭平平安安。

附記：這是新房落成時祭火一始終的口誦經。新房豎好那天，要舉行安火的儀式，要請達巴主持念經。先選二個屬相跟當天時辰相符合的男女，女的背一桶水，滿屋洒清水，男的拿著火揮舞。還要製一個土罐，罐內裝上火鏟、火石、火種，再裝上銀元和五谷，罐身畫著神馬和日月星辰的圖案，再把火罐埋在灶中心，這是傳火種的意思。儀式完後，請客辦宴，祝賀新房落成。

（雲南摩梭人民間文學集成：頁 213-214）

另外，摩梭人在圍爐裏供奉食物之時還需唱「秋多」經。「秋多」經雖屬達巴教典，但並非達巴才有唱經的資格，家中的長老一般也多會唱誦。摩梭人在吃飯之前一般先在圍爐裏供奉上祭祀用的食物，唱誦「秋多」經，呼喚死去先祖之名。一般家庭只需誦讀經文中一兩句，但如果是達巴念經的話，則必須唱全部經文。

（三） 葬儀與《指路經》

《指路經》是回溯摩梭人的民族傳承之時最重要的資料。《指路經》一般由達巴口述傳承，在葬儀時必須念此經文以指引死者靈魂回到先祖身邊。《指路經》流傳於彝族、納西族、景頗族、傈僳族等羌族系民族，顯示了各民族在原始搬遷時所移動的路途。

摩梭人的《指路經》途中路程因氏族居住地之不同多少有些差異，但其通過瀘沽湖北上四川最終到達青海這一大路線基本一致。魂歸路途主要可分為兩種：一種是以黑石頭為導標的氏族，這些氏族的遠祖在移動是用石頭作路標，以便指引本族死者靈魂按直線移動回到北方。另一種是以植物、譬如用木皮或

會向人發出火災的信號。

²⁰ 火神牌位。

草結成導標的氏族。由於這些導標常會被山火、風雨所損壞，因此屬於這一類的氏族最後經常要繞一些彎路。通過對這些《指路經》的研究可以確定各氏族的遠祖移動路線。

《指路經》(一)

來找你的是誰？來找你的是曹日魯若²¹，來找你的是九代前的阿普，來找你的是七代前的阿衣。

上面有一個村，那裡是白族藏族人住的地方，不是那個地方找你。

下面有一個村，那裡是斯裡漢族人居住的地方，不是那個地方找你。中間有一個村，那裏是納木阿佳若居²²住的地方，那個地方九代前的阿普找你，那個地方七代前的阿衣來找你，

「斯布阿納瓦」²³地方來找你，「則米魯可地」來找你，「阿米咪汁可垮」來找你，「木魯古巴窩」來找你，「三個古巴」來找你，「古侷三個古侷」來找你，「若夫古巴克」來找你，「子山古覺窩」來找你，「古覺裡佳汁」來找你，「汪覺爾克」來找你，「阿克瓦」來找你，「愛咪瓦」來找你，「高爾地」來找你，「當米古巴克」來找你，「念加魯垮」來找你，「澤米魯古」來找你，「則羅光」來找你，「古次爾」來找你，「高瓦東高普」來找你，「裡地銀瓦波」來找你，「古覺愛瓦窩」來找你，「金布古來」找你，「波比東來」找你，「偽生思卡」來找你，「亞半窩在」找你，「拉卡金十瓦」來找你，「巴魯總」來找你，「亞助古在」找你，「阿高比」來找你，「十裡東比」來找你，「叢布叢落窩」來找你。

他們都來找你了，他們找到你了，額頭白頭²⁴是記號，腳上拴線²⁵是標

²¹ 摩梭人的男始祖。

²² 摩梭人始祖的名字。

²³ 摩梭人認為「斯布阿納瓦」是祖先的歸宿地。

²⁴ 指死者臉上蓋的白紙指路圖。

²⁵ 指死者身上已捆紮。

記。他們找到的真是你。你到了斯不阿納瓦，上面一個村有糾紛，那個村裡去不得；下面一個村裡不乾淨，那個村裡去不得；你住中間那個村，祖先在那裡等你，你坐在那裡要坐穩，你站在那裡要站直，沒有叫你別回來，安安心心到祖先跟前去。

傳承地區：永寧區拉伯草落窩村

收集：拉木·嘎吐薩（摩梭人）

（《雲南摩梭人民間文學集成》頁 151-154）

附記：摩梭人行火葬。從人死到火化通常隆重的喪葬活動有三天。《指路經》是達巴在三天的喪葬活動中都要念唱的重要祭祀歌，出殯前要最後念一次。

（《雲南摩梭人民間文學集成》頁 149-150）

上面列舉的《指路經》開頭敘述了「來找你的是曹日魯若，來找你的是九代前的阿普（老祖母的兄弟），來找你的是七代前的阿衣（老祖母）。」就說明他們的祖先來找摩梭死者，死者的靈魂可以跟祖先在一起。「上面有一個村，那裡是白族藏族人住的地方，不是那個地方找你。下面有一個村，那裡是斯裡漢族人居住的地方，不是那個地方找你。」就表示由於民族不同，靈魂回歸的地方也不同。

摩梭死者最終所要到達的是其先祖所在的一個被稱為「斯布阿納瓦」的地方。其主要路線為從「永寧」出發，經過四川「前所」或「左所」先到達木裡；接著前進到「西龍橋」；再越過「西龍坂」到達「雅礮江」；此後沿著「大渡河」或進入四川「茂汶羌族自治縣」或進入「松藩」。「斯布阿納瓦」為「松藩內」大黑岩子山之意，這個地方就是傳說中的摩梭人發祥之地，許多達巴經中都提到了這座山名²⁶。

《指路經》（二）

²⁶ 陳烈主編：《雲南摩梭人民間文學集成》（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8年），頁150。

你今天就要與我們分別了，你要去到祖先生活的地方。你今天從魯古瓦拉比起身，經過今直邦如若，忙寸哦魯地，合一願奇芒（地名，以下一直到“都奪洗澡塘”等地名均系永寧境內的地方），親雙松關關，阿達右開魯，都奪洗澡塘，任組紅瓦哦（以下一直到「悟覺兒普波」等地名均系四川木里縣悟覺鄉境內的地方），拉增拉阿魯，拉增哦魯滿，魯古啊瓦哦，紅益盼多角山，拖樹若米哦，紅益十二座山，但若十二條溝，紅益達瓦哦，是你的休息處，處哦戰那地，三棵松樹波，是你做飯的地方。上面一顆樹上挂兵器，中間一顆樹上挂金銀，下面一顆樹上栓牛馬。你吃完飯後莫停留，又從悟覺兒普波起身，經過悟覺苦娘角，吉那波子，苦龍阿拉波，苦龍阿奪支，塞路哦魯多，拖八捨普瓦，吉雙木里山，魯古占兒哦，占哦之中嘎，子吉阿良哦，阿良任子波，習任紅任組，是所有進堂的人路過的三叉路口，是古氏族和瓦氏族的集合處，所有過路人都要在這裡住一夜，但這裡不是你常住的地方，你住了一夜之後接著又從爾直正施瓦起身，經過樹龍大鐵橋，樹龍拉滿支，奪爾豬圈山，干兒米自坡，干兒米自坡腳，又經過阿克克那瓦，克那瓦布共（以下一直到「斯布阿納瓦」是越過木里縣境外的北方一帶地方。），增你張邦支，增你張邦苦，到了斯布阿納瓦才是你老家。祖先會來迎接你，這裡有金子做的床架，這裡有銀子做的床板，請你進屋去住吧！……（略）……

（《雲南摩梭人民間文學集成》頁 154-156）

可以看出，《指路經》詳細地敘述了各家各族先祖移動時所經過的每一的地點，顯示了靈魂回歸故鄉的具體路線。一般的摩梭人各家各族的《指路經》中，由於居住地不同，瀘沽湖附近的路線一般有所差異，但此後的路線則基本一致，四川木裡則成為了各路線的匯聚點，此後各家各族都按照相同的路線最終到達北方的終點。

(四) 生活安穩與祭山儀式

摩梭人居住地以山岳地帶為主，因此他們的生活也離不開山。摩梭人一般認為身邊的自然萬物均有神靈所宿，但其信仰最虔誠的是山神。地域不同對山神的稱呼也各有不同，但在萬神之中最敬仰山神，這一點是所有摩梭人居住區所共通的。另外，筆者在雲南省永寧鄉溫泉村的調查中發現，在眾多摩梭山神之中又有三位最有權威的大山神。名列第一的是本地第一高山獅子山；第二是四川省貢嘎山；第三是甲那爾次那山（場所不明）。經中常會提到這三座山名。接下來讓我們來看一首歌頌山神的古歌：

《祭山神古歌》

祭呀祭，點起酥油燈，燃起柏檀香。用香煙驅除穢氣，用香煙迎來喜慶佳節。到高山上採摘柏枝和檀木，樹枝上歇著烏鴉；到牧場上擠麓牛奶汁，草叢裡長著草烏。左邊的山丫口上，還有積雪的返光；右邊的高山頂上，還有雨絲的影子，前面的山坡上，走著風的腳步；後面的山腰上，飄著雲霧的紗帶。祭呀祭，舀來清純的泉水，端著金黃的酥油，煨好爽口的油茶，斟滿香醇的美酒。用陳年的老酒，祭阿依哈納海神，求神賜予我們平安，用濃郁的香茶，祭雷神、雨神，求神莫降暴雨；用純潔的泉水，祭太陽神，求神賜給大地溫暖；用細白的木頭，祭月亮神，求神賜給夜間光明；用茶葉祭植物神，祈求五谷豐登；用酥油祭勞作神，求神賜給我們勞動的技能；用香糖祭百花神，祈求生活像蜜糖香醇。祭呀祭，用豐盛的祭品，祭眾多的山神，請山神快快降臨。

東方的山頂太陽昇，西邊的雪山耀眼明。白天做梯天上，迎接祖先和山神。

祭呀祭，一祭左邊的西嘎山，二祭右邊的玉龍山，三祭瓦板都子山，用的是香甜的蜜糖；四祭哈裡都子山，用的是醉人的青稞酒；五祭斯裡都子山，用的是苦味的藥茶；六祭牙虎都子山，用的是純潔的酥油；請都

子烏瑪甲側神²⁷降下來吧！

住在這裡的「禾」世族，子子孫孫昌盛，世世代代興旺，無病無災渡時光。抬頭望天空，星辰今夜明；出門看大地，日子今宵好。

吉星今晚亮，吃飯今天香，五谷今年豐，動物今年壯。家財今年多，蓄禽今年旺。

今天日子好，是天神給的天氣好，是地神給的風水好。

太陽還沒落山，月亮已經東昇，上山狩獵的人回來，教人們怎樣祭山神。

今天是好日子喲，大家來祭山神。

下河捕魚的人回來，教人們怎樣祭河神。今天是好日子喲，大家來祭河神。

出村放牧的人回來，教人們怎樣祭牧神。今年好日子喲，大家來祭牧神。

家有家規，族有族規。家規族規都是神傳，一個規矩就像一個關節。到一定的時期，要過一個節日。這是做人的規矩，一個節日就像一個關節。就像剖豬要順骨節，循規過節要依一定的順序。祭山神要按一定的禮儀，一切才會吉利。

世界好不容易有了歲月，人類好不容易有了生命。祭一祭給世間歲月的光明神，祭一祭給人類壽命的天神。

老虎死了威風在，祭一祭保佑摩梭的虎神；老人死了魂不死，祭一祭保佑靈魂的阿巴都神。

祖先居住在大地上，世代的傳統永由天連接。後代生活在大地上，白天和黑夜由天來賜給。

祭呀祭，天空覆蓋著大地，先祭三十三個天神。大地養育著萬物，再祭二十八個地神。天神要一個一個地祭喲，祭完天神祭地神。

天上的「日木古」神²⁸，統領著地上的「蘇」神²⁹，「古」神的兒子有九

²⁷ 都子烏瑪甲側神是一個神族總稱。

²⁸ 天上的神族。

²⁹ 地上的神族。

個，「蘇」神的兒子有九個，「古」神的女兒有七百，「蘇」神的女兒有七百。天上「古」神的女兒保佑著地上的「蘇」神。「古」神富裕的一天，讓地上的「蘇」神也富裕。「古」神的五谷長得旺盛，「蘇」神的莊稼也得豐收。祭呀祭，祭一祭日木古天神。

不知知心的伙伴，不會帶自己爬山；不是自己的規矩，不合自己的心願。祭呀祭，祭地上的七個山神。地上的人們由山神教管，地上的人們由山神保佑。

祭一祭北邊高高的梨鐮山，祭一祭南邊矮矮的牛心山，祭一祭東邊的四季山，祭一祭西邊的老鷹山，祭一祭拉塔地方的長刀山³⁰，祭一祭瓦若地方的黑白山³¹，祭一祭塔羅³²地方的格姆山，摩梭男子的英容，是山神賜給的；摩梭姑娘的美貌，是山神賜給的；摩梭人的智慧和力量，是山神賜給的。捧起所有的祭品啣，祭一祭眾山之神。

天神的大兒子住在高山上，高山開遍「古半」和「牙半」³³，高山佈滿野牛、馬鹿。高山之神保佑著山上的人們，祭一祭高山之神，高山領著矮山，矮山跟著高山。天神的小兒子住矮山，矮山開遍金花和銀花，矮山長滿蒿枝和翠柏。種莊稼是高山早，收莊稼是江邊快，矮山之神保佑著江邊的人們，祭一祭矮山之神。

我們摩梭住在這裡，不是風把我們吹來，是我們用腳走來。過去我們住在深山，暴雨打我們，天雷攆我們，我們只好搬走。長輩領著晚輩，手牽著手一路走。走到老鵝山，聽見老鵝叫，不是好兆頭，不敢再停留。住在阿垮地³⁴，山高冷淒淒。莊稼熟不了，我們沒吃的。再朝南方走，走到山岔路，逃到這裡來，江邊沙灘來安身。洪水來了難躲藏，沙土泥

³⁰ 拉塔：四川左所。

³¹ 瓦若：四川中所。

³² 塔羅：即永寧壩。

³³ 「古半」和「牙半」，指雪蓮花，牡丹花。

³⁴ 地名，不詳。

石不留情，沙灘住不成。

勤勞摩梭人，昨天也積蓄，今天也節儉，派人帶著糧，尋找好地方。

來到東邊「四方山」，東邊山太陡，東邊箐太深，東邊住不成。走到西邊一座山，西山背著光，西山風太涼，西邊住不成。

走到南邊一座山，晚上夢見土，不是好兆頭，南山不能住。

摩爛三十三雙草鞋，我們才到這裡來。公雞打鳴了，樹木發芽了，我們安定了。是這裡的山神接納我們，是這裡的山神保佑我們。我們要祭一祭這裡的山神，求山神保佑我們永久安寧。

祭呀祭，祭一祭灶神和火神，祭一祭屋神和地神。祭阿依詹巴拉神，祭若生甲布神，祭屋中的男神，是他教我們生活的本領，是他賜給男子的威靈。祭一祭北裡低的豬神，願黑豬健壯旺盛；祭一祭達裡底的羊神，請保佑羊群興旺；祭一祭地中央的牛神，請保佑牛群平安；祭一祭村子中的馬神，請保佑馬群安寧。

求家蓄神保佑家蓄迅猛發展，牧不完的蓋滿山梁，殺不盡的擠滿蓄圈，歇不下的睡滿牧場，關不了的站滿場院，一隻變百隻，一頭變千頭。祭呀祭，祭一祭豐收神。當布谷鳥報春的時節，我們在四座黑色青山下，犁了三條箐溝的土地。

花蕎三個角，種下了三千粒苦蕎。苦蕎兩個角，播下了兩千粒苦蕎。

在四座黑色青山下，犁了三條箐溝的土地。種下了高粱和包谷，播下了大麥和稻谷。

高粱穗大，包谷籽粒滿。大麥穗子長，稻谷結籽多。讓最大的包谷和麥穗，讓最大的高粱和谷穗，長到主人的田地裡，願豐收的喜悅臨到主人的家，願吉祥的靈氣充滿主人的院壩。

當豐收神降臨之際，家主備好了神的座位。當夏收的日子到來，糧食像狂風一樣撲進家門，黃板房裡放不下；當秋收的日子到來，糧食像洪水一樣涌進家，倉庫櫃子裝不完。糧食多得像流不盡的江水，糧食多得像挖不完得泥土。吃不完啣出鍋，裝不完啣溢出倉，煮不完啣推滿櫃，

放不下啲壓斷梁。

在慶豐收的日子裡，祭一祭光明的「日」神。「日」神高興我們高興。到高山上祭阿巴都主神，阿巴都高興我們也高興。要學的都能學會，要求的都能如願。嘴吃的食物吃不完，手抓的東西用不盡。

所有的食物都是大地生長的，所有的金銀珠寶都是大地孕育的，所有的穿戴都是大地賜給的。點起神燈啲供上祭品，祭一祭保佑人們的眾山神。樹神到哪裡，哪裡林木蒼翠；水神到哪裡，哪裡流水清清；人踏到哪裡，哪裡土地穩沈；阿巴都主祖保佑到哪裡，哪裡就幸福長存。

像田雞孵蛋個個出小雞，人們生兒女個個都成器。撒什麼糧種長什麼苗，栽什麼樹種長什麼樹，祖父后邊兒子不會斷，祖母后邊女兒不會斷。人們走到哪裡，求祖先保佑到哪裡。上山打獵時，瞧準的定會射中。馬鹿是別人打著，鹿茸是自己得著，豬油是自己割著。

當父母還未年老，兒女就長得跟父母一樣高，行路不用腳走，騎著天鵝飛騰；出遠門一切順利，吃穿都不用擔心。人們帶著自己的威信，我們帶著各自的雄風。這是長斑斑的猛獸的雄風，這是生尖角的猛獸的雄風，這是生鐵蹄的猛獸的雄風，這是生利爪的猛獸的雄風。是東方夏子生巴神的威靈，是南方那側楚爾神的威靈，是西方斯爾麻古神的威靈，是北方威色克巴神的威靈。祭呀祭，祭一祭有威靈的眾神，求眾神把溫嶺永遠賜給我們。

這裡沒有災難，這裡沒有病痛。這裡有九十九個喜訊，這裡有九十九台喜事。備好了檀香淨水，斟好了香茶和美酒。家族的親人都來擠了，誠心地祭一祭眾神，請側裡拉姆神降臨，請一百一十三個神仙降臨。

家族的後代像夜裡的繁星，期待著眾神保佑。最尊重的阿巴都主神啲，你贈給人類的壽歲請莫變，從九歲到十三歲，十三歲到二十五歲，二十五歲到三十七歲，三十七歲到四十九歲，四十九歲到六十一歲，六十一歲到七十三歲，七十三歲到八十五歲，八十五歲到一百一十三歲。是阿巴都賜給人類的壽命，是阿巴都賜給的歲月。祈求黑頭髮的人更健康，

祈求白頭髮的人更長命。

請阿巴都主神降臨！請眾神降臨！

傳承地區：拉伯鄉金沙村、瓦曙落村、格莊村

讀經：阿都達巴、阿布達巴、給茸達巴

收集翻譯：拉木·嘎吐薩

文字校正：楊曾烈、拉木·嘎吐薩

附記：祭山神的儀式一般在秋後舉行。祭山神的同時，也祭畜神、天神、土地神等眾多神，祭詞中念到的山神名因居住地四周的山不同而有異，其他內容各地基本相同。祭山神沒有固定的時間，慶豐收，家裏生了小孩，大牲畜下了崽均可念唱這個祭祀歌。

（《雲南摩梭人民間文學集成》頁 222-237）

可以看出，摩梭祭山歌中並非單祭祀一位山神，而是將多位山神按順序排列。譬如上面提到的溫泉瓦拉比村，則是先將本地第一高山之神與貢嘎山並列為最高級的山神，此後再依次敘述本地的其他山神。祭山神的祭祀歌裡面有許多神，比如祭太陽神、月亮神、雷神、雨神、勞作神、百花神、天神、地神、灶神、火神、屋神等，反映著摩梭人萬物都有神的觀念。萬物都有神的觀念是對自然界的變化莫測，無所適從，常常感到自己渺小無助，因此，對大自然的威力開始敬畏和膜拜，把大自然人格化，產生種種擬人的自然神。以人類之心理去衡量自然，自然物也像人有喜怒哀樂，對此用祈禱或詛咒的方式尋求一種平和和和諧³⁵。祭山神的祭祀歌裡面反映著摩梭人的自然觀、生命觀，可以看出祭山神是對摩梭人來說非常重要的祭祀。

祭山神跟生殖崇拜有密切的關係。如達坡附近的山崗就被認為是男性的生殖器官。在木里縣俄亞鄉卡瓦村居住的摩梭人，還保留著石祖崇拜儀式。卡瓦村位於金沙江支流衝天河的北岸，它是一個高山村落，村前有隆打河從西向東

³⁵ 拉木·嘎吐薩主編：《摩梭達巴文化》（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 603-604。

流過，西南為阿布流構山。在該山南坡有一個山洞，摩梭人稱為「尼好」，洞口朝向東北方向，外面有一顆「牙格」樹，漢譯為燒香樹，每逢有人到洞內拜「久木魯」，就樹上砍些樹枝進香。洞內面積不少，呈長方形，長 20、寬 7 米，面積達一百平方米，地面高低不平，其中東部偏低，由於終年積水，形成一個小水池，摩梭語稱「布考」，即水池的意思。池水西岸有一個平台，該族稱「丘巴黃」，漢譯為燒香的灶台。祭祀時即在此燒香。最西邊較高，有突出的鐘乳石，形如山峰，相傳這種鐘乳石就是洞穴主人「吉澤咋馬」女神的象徵。當地摩梭人傳說，很早很早以前，從俄亞村來一位老年婦女，住在「尼好」洞裡，留下不少子女。她臨死時，對子女們說：「以後你們不會生孩子，就來洞裡看我，給久木魯（石祖）燒香，我會保佑你們生兒育女。」這位婦女就是「吉澤咋馬」，是摩梭人的女神。後來又興起一個傳說，認為該洞住過一個男神，名字叫「普拉」，保佑子孫興旺，洞內的「久木魯」即使他的生殖器。所謂「久木魯」，位於洞內口內。它是一個天然的鐘乳石。摩梭人稱此石柱為「久木魯」，意為生孩子的石頭，與他們稱男性生殖器一詞—「巴窩」具有同樣的含義³⁶。

上面列舉的黑底格姆女神神話所說的摩梭人世代相傳獅子山南部凸起部分，就是格姆女神神話中被切落的則技男神的生殖器，現在此地成了摩梭人求子崇拜的場所。

還有歌裡說祈求「子子孫孫昌盛，世世代代興旺」、「摩梭男子的英容，是山神賜給的；摩梭姑娘的美貌，是山神賜給的；摩梭人的智慧和力量，是山神賜給的。捧起所有的祭品喲，祭一祭眾山之神。」等詞，表示著氏族代代繁榮和生活安穩的願望。

摩梭人最大的山神祭日是舊曆 7 月 25 日舉行的「轉山節」。這一天，摩梭人會以家族或親族為單位，盛裝牽馬登山燒香拜祭山神，請達巴和喇嘛念經祈福。隨後在山上進餐，一起唱歌跳舞舉行祭祀活動。

除了 7 月 25 日之外，摩梭人也經常會到附近山上燒香拜祭山神，或為家

³⁶ 參考宋兆麟·嚴汝嫻：《永寧納西族母系制》（雲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204。

庭平安祈願、或為家中病人早日康復祈福。據說將拜祭山神附近的灌木枝條插在病人衣服上，會起到病人早日康復功效。這種拜祭山神祈求人畜平安的這種思想應當是源自摩梭人的山岳生活體驗。因此，過去的摩梭人對山神具有很強烈的畏懼感。筆者在田野調查時得知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有一位外地漢族人為了換取現金曾率人到山中開採礦物。村人認為開山將會震怒山神，讓鄉人被禍，因此強烈要求停止採礦。最終漢人無法說服摩梭族人，只好罷休。這個礦穴至今還保存於山中，這一故事也被當作不可冒瀆山神的事例流傳於摩梭人之中。

許多古老傳說都反覆強調山神威力，譬如有一座山中有溫泉的神山，山腹斜面有一座洞窟，其中掛滿了風馬旗³⁷。傳說中這所洞窟之中埋藏著一批金馬，但誰要是私自挖掘偷盜這批金馬的話，會遭到滅門之災。另外，私自砍伐神山樹木也會遭到天罰，這些傳說使得摩梭的自然環境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得到了非常好的保護。

但是，山神威力在年輕一代的心中已經有所淡薄，這主要是因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政府所推行的煉鋼大躍進，當時許多神山的森林都遭到了大規模的砍伐。因為是政府主導，摩梭人無法抗拒，只能私下恐慌。九十年代為了經濟開發進行了大量的砍伐。但砍伐之後卻一直沒有出現傳說中的山神震怒。至此之後，摩梭人雖然還奉行這虔誠的山神崇拜，但卻不再像以前一樣畏懼山神了。

四、結語

由以上的摩梭神話可以看出，摩梭人的民族傳統文化非常敬重祖先崇拜、強調民族與家庭和諧、重視與自然共存等比較明顯的特徵。這些文化特徵正是維繫摩梭民族精神傳承的最重要因素。然而，也正是這些不同於其他民族的文

³⁷ 藏傳佛教所用的一種經旗。在赤、綠、青、黃色等布上畫上佛教故事圖像，懸掛於各家門口經堂、以及寺院。

化特徵的存在，摩梭人生活居住區近年湧來了大批的遊客。近 20 年的觀光旅遊的開發，使得瀘沽湖地區變成了一個單調的觀光地點，商業化傾向越來越嚴重³⁸。

一方面，這種傳統文化特徵的淡薄，還使造訪此地的遊客大失所望，給當地政府大力推進的旅遊觀光產業帶來陰影。其主要原因可以歸納為兩大點：一是旅遊節目十分單調，瀘沽湖木舟游、騎馬、民族舞蹈等節目大都缺乏足夠的吸引力，大部分遊客都只停留一晚就已覺得厭煩了，基本上沒有回頭客。二是旅遊的過熱開發導致瀘沽湖落水地區過於商業化。許多造訪瀘沽湖的旅客在來之前帶有一種對母系制度的獵奇感，但到落水地區見到的是一些似曾相識的商業旅館與各種娛樂設施，從而衍生出失望感，苦言紛出。

爲了增進外地旅客對摩梭文化的理解，2003 年兩位落水青年建成了一座「雲南省麗江市寧蒗縣瀘沽湖下村摩梭民俗博物館」，博物館再現了摩梭傳統建築風格，由當地導游輪流值班。展覽品包括從各個摩梭村落收集過來的農作工具、生活道具以及展示摩梭風情的各種照片資料。遊客在觀看展覽的同時還可以聽到當地導游的詳細解說，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游客對摩梭文化的理解，受到了許多旅客的歡迎。

在這裡還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館的建造還不是單純地爲了吸引觀光客，還有提醒本地摩梭人不要忘卻民族文化的一面。博物館發起人曹先生在筆者採訪時曾談到：「在建造博物館的過程中，我走訪了許多摩梭村落，因此也切實體會到由於外來文化的影響，落水村摩梭傳統文化，特別是達巴文化及其宗教禮儀正逐漸失傳。也藉此機會重新認識到達巴教蘊含了摩梭文化的精髓，是摩梭文化的靈魂。」因此，博物館發起人特別邀請了一位年輕的達巴常駐博物館，一方面可以向遊人介紹達巴教的禮儀，一方面也希望能讓落水村摩梭孩子體會到日漸疏遠的達巴教魅力，起到保存本民族傳統文化的作用。

從本文對摩梭神話的整理可以看到，達巴教是支撐摩梭祖先崇拜以及維繫

³⁸ 周華山：《無父無夫的國度？》（光明日報出版，2001 年），頁 273。

獨特婚姻制度最重要的民間宗教信仰。近年在摩梭居住地所興起的達巴教保存活動，正說明了今日之摩梭人依舊重視以「家」為中心的生活方式，同時也希望這種由先祖世代傳承下來的民族風俗能得到後人的認可與繼承。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這種對蘊含著本民族最核心文化精神的神話傳承與達巴經保存運動的興起，本身就說明了這些傳統開始逐漸遠離摩梭人的日常生活，淪落為一種需要特意保存的「文化」。今後，筆者準備對這一現象作進一步的更具體地追蹤調查。

「2009 新世紀神話研究之反思」學會上我所發表的這篇論文，要感謝陳翀先生協助翻譯，也謝謝講評此論文的劉宗迪教授及其他審查先生，這些老師們的意見給了我很大的啟發，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瀘沽湖（筆者攝）



摩梭人的葬禮（筆者攝）



祭山神（筆者攝）